

曹旭 主编

薪火学术丛书

上海方志通考

◎ 陈金林 徐恭时 著

本书属上海方志研究专著，

同时作为区域方志

目录的专书，可作为上海历史

史和人文研究的参考。本书所录方志之书，上起

宋代，一般下至二〇〇二年底，个别延至

二〇〇五年底，记述的时

间跨越一千多年。在此

期间，举凡方志、专志及方志研究资料，

不论存佚与否，俱属记载范围。共计

收书六八八种。本书内容以方志所志区域

划分，共分十一章，依次为上海市区、

闵行区（含上海县）、松江区（含松江

府、华亭县、娄县、金山区、

青浦区、奉贤区、南汇

区、浦东新区（含川沙县、浦东县）、

嘉定区、宝山区和崇明县。

上海辞书出版社

曹旭 主编
薪火学术丛书

上海方志通考

◎ 陈金林 徐恭时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方志通考/陈金林,徐恭时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2
ISBN 978-7-5326-2384-6

I. 上... II. ①陈... ②徐... III. 上海市—地方志—研究
IV. 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4399号

责任编辑 祝振玉

装帧设计 汪溪

出版人 张晓敏

上海方志通考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1 字数 432 000

2007年12月第1版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6-2384-6/K·488

定价: 30.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2431119

主 编	曹 旭	
副主编	吴志荣	
编 委	曹 旭	吴志荣
	许亦娣	叶建国
	林雅萍	庄 雷

总 序

曹 旭

清末搞改革，大清帝国找出路。他们学习西方，除了办钢铁厂和织布厂，还做了两件能使国家强盛的事情：

第一件是办大学，第二件是建立图书馆。

因为大学能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青年，培养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和接班人，培养社会发展的芯片；而图书馆的大小，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脑容量的大小，图书馆能使全体国民人人都充满了智慧。

作为文化载体和知识载体，图书馆的魅力来自文化的感染力和知识的震撼力，这两种力量在图书馆交融、汇合，形成了图书馆深刻的内涵。

二

大清国改革的两件事，我们现在都在做。

我们是大学图书馆，既有大学的性质，又有图书馆的性质，是为大学培养的俊逸之士提供知识、能量的源泉。这使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所做的，的确是一件伟大的工作，有意义的工作，是让学生受益，国家富强的工作。

我们提倡“互相称美，互相谦让，团结协作，开拓奋进”。这使我们图书馆变得更加优美了。

一个图书馆优美不优美，不仅看硬件，不仅看建筑华丽，大厅漂亮；还要看洋溢在图书馆内部，无处不在的人文精神，人和人的关系——人

和馆兴。

经过近十年改革,我们主要学会了四个字——“鼓掌”和“微笑”。

鼓掌,是对别人的成功鼓掌;微笑,是对读者微笑。我们还学会了把对读者的微笑,带回家庭,带到大街,带到超市,带到混乱而拥挤不堪的公交车上,对所有的陌生人微笑,对大千世界微笑,我们不必学禅,不必学佛,不必相信耶稣去做礼拜,我们就会获得好运气。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原子弹”。领导的关键,是引爆每个人心里的“原子弹”。人一和,心情一舒畅,每个人心里创造性和主人翁精神就被激发出来,这使我们的图书馆逐步建立起一种新风格——

馆员之间,读者之间,领导之间,只对对方的优点感兴趣,对对方的缺点一点兴趣也没有。

世界是复杂的,但我们学会了简单;我们学会了用简单对付复杂,用简单的方法战胜复杂的世界。

三

每一本书,就是一把降落伞——打开了才能发挥作用。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文化图书馆。

一百年以后,读着我的散文的读者啊,你是谁呢?一千年以后的图书馆啊,你是什么样子呢?我不能在这富丽的春天里,送你一朵花;我不能在天边的云彩里,赠你一缕晚霞。

但是,一千年以后的图书馆,无论是数字型图书馆,还是复合型图书馆,都必须是文化的图书馆。

我们现在认识到阳光、水和空气对人类生存的必要性,其实,在现代社会,文化就是阳光、空气和水以外,人类的第四大生存要素。

我们不仅要创建一个“微笑图书馆”,一个“掌声不断的图书馆”,还要创建一个学理性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没有文化的图书馆不是好图书馆,没有科研的图书馆也不是好图书馆。

图书馆人的任务,不仅是借借书、还还书、藏藏书,还要进行科学研究。图书馆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这是一个从古代就开始的重要传统。

用现代的话说,图书馆是一切学科建设的导航站,当我们面对读者的时候,我们就是知识的导航人。假如再宏观一点,图书馆是社会进步的知识引擎,我们是发动引擎的人。

上海师大图书馆在管理和经济效益都上了台阶的同时,十分注重自身的内涵建设,重视图书馆自身的科学研究。

我们秉承传统,开拓未来,成立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心,以中心为依托,组织大家撰写论文,积极参加全国、全市图书馆专业的学术会议,并在各种论文竞赛中屡屡获奖。

我们积极申请各种形式的科研项目,以服务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服务,除了组织青年学术沙龙,撰写论文、组织辩论赛以外,还举行全馆性的“论文报告会”,出版《现代图书馆建设论丛》。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薪火学术丛书”,就是我们图书馆科研力量的一次巡礼和检阅,是我们学科奠基的基石,科学研究的重器,百年大计的起点,努力奋斗的见证。

我们有理由自豪,因为,我们的书质量上乘;因为在这套丛书里,从我们的书记,到普通馆员,都在用心,用虔诚,用我们对图书馆的热爱谱写学术光辉的篇章。

上海方志研究、《红楼梦》研究,很早以前就是我们的强项;图书馆编目,我们的水平也一直领先;有关现代图书馆理论、自动化、网络化的研究著作,更有排名前茅的引用率,我们的古典文献学和图书馆文献学研究,实力也不容小觑。

此外“图书馆文化论”、“读者论”、“图书馆资源建设论”等等,在图书馆界都是前卫的课题,很有意思的研究著作。

四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环境、学校老师的培养;图书馆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各种关心、帮助它的人。我感谢我们的周洪刚书记和李进校长,感谢主管图书馆多年劳苦功高的项家祥校长和现在主管图书馆的李和兴校长,感谢对图书馆感情一直很深的阮兴树书记、黄刚书记和陆建非校长、蒋威宜校长、俞立中校长。

以庄琦为代表的上海市图书工作委员会一直关心我们，复旦大学的秦曾复馆长、交通大学的陈兆能馆长、华东师大的黄秀文馆长、同济大学的慎金花馆长和其他兄弟院校图书馆的馆长们，最先看到我们的进步，及时给我们指导和帮助。华东师大信息学院的范并思教授，以其智慧和睿智，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指导，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图书馆已经初步建成一个研究型的图书馆，我们心存感谢。

尽管人事变动，复旦的秦馆长、交大的陈馆长都将离开馆长岗位，俞校长已调到华东师大当校长，但是，排名不分先后，感谢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受晴天、雨天的变化，我们的感谢是四季永远盛开的鲜花。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五

现在，我们的图书馆已像出海的螺号，远航的风帆；春天的故事，理想的家园，霞光艳艳。

我们图书馆正进行新一轮动员——

让精神领先，学术自由，图书馆事业迈向新境界。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五日于上海师大图书馆石榴书屋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序 一

曹 旭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历史的文献资料庞大而又系统，从二十五史到地方史，到方志。尤其是方志和家谱，近年来，格外受到研究者的宠爱和关注。作为官史和正史的补充，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打造上海国际大都市，建造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建造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东方明珠，举办世界博览会，注重城市的外表，建造文化的“外壳”，是必要的；但是，又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像一个美丽的模特儿，除了重视新鲜时髦的衣装打扮，重视走台步时的姿态、脸上的表情以外，还要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内涵，台步、姿态和脸上的表情，要从心里流出来。

因为，那些高楼大厦、大剧院，都是用钱“堆起来”来的，有了钱，什么事情都好办。有了钱，我们可以造更高、更大、更豪华的世界顶级的饭店、歌厅，钱是万能的，有钱的人往往这样想。

但是，钱不是万能的，有了钱，还有许多事情不好办，譬如说，上海的“历史”、上海的“文化遗存”——那些是一个城市精神的内涵，文化的核心，那是用再多的钱也买不来的，特别是大家都有了钱的时候，你身边的东西，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就显得格外重要——上海方志是一种。

二

上海方志，是上海的“家谱”，上海的“世系”。要认识上海，要读解

上海,首先要读上海方志,读上海的历史、来龙去脉、上海的文化特性,姓什么,叫什么。

上海的历史,上海的文化,上海的文学,上海的哲学,都需要进行研究。研究的“第一本入门书”,就是“上海方志”。上海方志是以上海行政区域为主,兼赅地理、历史、风土、人物、文献,具有上海特色的文化典籍。其文献特征是,以一地一志为基本单位,纵成地方年鉴式的文化积淀,横则连成区域乃至全国,构成一幅幅断代的文献记载面,弥补国史记载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能”和“不足”。上海方志,每一种、每一部都有其独立的文献价值,但合在一起,则构成了更广阔、更全面而丰富的文化资源。

三

但是,有谁知道,上海的方志究竟有多少部?多少种?各有什么特色?

根据当今权威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为137种(其中还包括误收的3种昆山县乡镇志),这是指其现存的方志数量而言。收藏上海方志最多的是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所编地方志目录有116种,这是它的馆藏,不是所有的上海方志目录。

因为上海,有一个和黄浦江起点一样长的开始,有一个看不到结束的未来。上海的“根”在松江。松江旧称华亭,自唐天宝十年(751)置县,至今已有1250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不断地修纂方志,到底修纂了多少方志,现在可以说还是一个谜。

四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是研究上海方志的重镇,在版本学、目录学和文献学方面,徐恭时、卢正言、陈金林等前后相继。陈金林先生师从徐恭时先生,又私淑谭其骧先生,在我馆从事上海方志研究二十余年,在上海方志研究方面卓有建树。

一九六三年,在馆内徐恭时先生的主持下,由许惺鑫等人协助编制成《上海地方志资料考录》。卢正言、李宗蕖先生参加了部分编辑工作,

当时是“油印本”，打字则由张慧琴先生负责。作者署名是“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这是徐恭时先生和当时馆领导陈子彝、黄河等人商量后决定的。

由于方志本身的价值和我们编的《上海地方志资料考录》的价值，一九七八年，在徐恭时先生的指导下，由陈金林补充修订，正式由上海书店出版。

《上海方志资料考录》，分方志和资料上下两编，著录上海方志 255 种，是包括现存和散佚两部分在内的统计，代表了当时上海方志研究的最高水平。

为了振兴我馆的学术气氛，延续传统，发扬光大，我们大力开展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支持、鼓励陈金林先生在《上海方志资料考录》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扩而大之，据而考之，考而证之，终于成就《上海方志通考》，本书面貌焕然一新。共收录上海存佚方志 688 种，比《上海方志资料考录》多出一倍以上，是迄今为止收录最为齐备，考订更为精详的一部上海方志目录全书，在中国区域方志研究领域中立领先地位。

五

我觉得本书有两大特点：

一是收录齐备。举凡上海地区之有方志起，迄于公元 2000 年，均予一一著录。

二是考订精详。此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上海之有方志自南宋绍熙《云间志》始。其实在此前的北宋景德四年（1007）华亭知县刘唯一等尝纂辑《华亭图经》，嗣后又有大中祥符三年（1010）成书的《华亭图经》。由此，上海方志的历史上溯了一百八十多年。此外，明代《永乐大典》中有多少种元代及明初方志，清代《古今图书集成》中又收录了多少种清初以前上海方志，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上海究竟修纂了多少种方志，凡此，本书均予以明确解答。

六

本书虽由陈金林和徐恭时两人署名。但卢正言、李宗蕻、张慧琴，

还有好几位先生都做过许多前期的工作,他们的劳动融化在这本书里。

作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古代诗学的研究者和馆长,献上弁言,以志学术的艰辛和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集体的光荣。

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于上海师大图书馆石榴书屋

序 二

方志是综记一方事物的志书。“方”是指秦汉以后的一个政区或一个地区，通常以县级建置为基本单位。“志”通“识”、“誌”，即记述。“方志”始见于《周礼·地官·诵训》，《春官·外史》作“四方之志”，《后汉书·西域传论》提到西域有“二汉方志”。国史与方志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联系，是指史、志本属一个体系，但以国史为主而以方志为辅，为同源而异流；至若区别，关键在于体裁与记述范围的不同。

国史与方志，语其功用，实是博大精深。汉荀悦撰《汉纪》，说立典有五志，晋干宝续加阐述，唐刘知几又广以三科、八目，皆以史志资鉴、致用为主。《管子》则说“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韩诗外传》更谓“明镜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他们概括了史志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可谓允当。方志之可贵，亦在于此。

我国古代史籍的体裁，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会要体等几种。编年体始于《春秋》，东汉荀悦著《汉纪》、晋袁宏著《后汉纪》，采用的是编年体的编纂方法。纪事本末体和会要体较为晚出。就中国史而言，上述三种体裁都不如纪传体重要。纪传体始于《史记》。《史记》采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因为这种编纂方法以“本纪”和“列传”为主，故称为纪传体。汉司马迁《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班固撰《汉书》，袭用了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记事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共230年，包举西汉一代和短促的王莽政权，首开纪传体断代为史的先河。这样，自《史记》、《汉书》，至清乾隆时《明史》定稿，诏刊廿二史，又诏增《旧唐书》，并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合称二十四史。

在二十四史中,以唐人所撰纪传体居多,凡7种。赵宋时各种体裁最为齐备。如纪传体有《旧唐书》和《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编年体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等;会要体有《宋会要辑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建置、疆域、山川、物产、赋税、职官、人物、方技、风俗、名迹、金石、艺文、灾异无不记于一编。隋唐以前,各自为书,名称或作“地记”,或称“图经”,主要内容是自然地理,而从宋开始,逐步转向以人文地理内容为主。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地理类·序》所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在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一书的提要中再次强调:“史进书序讥贾耽、李吉甫为漏阙,故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祐《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宋代以前,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方志之书。

上海自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置县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若从上海的根——唐天宝十年(751)建县的华亭(今松江区)算起,至今已有1250余年的历史。自宋代起,上海究竟修纂过多少种方志,可以说大部分上海人都不清楚。《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中华书局)说有137种,是指1985年前已存的上海方志而言。若剔除其中3种属昆山县的乡镇志,实际为134种。《上海图书馆方志目录》说有116种,是指它的馆藏而言;《上海方志资料考录》著录上海方志255种,包括现存和散佚两部分的方志,若除去其中不属上海的12种总志资料,实际数量为243种。本书综录古今上海方志688种,是迄今为止收录最为齐备、考订较为精详的一部方志目录专书。其体例略仿清朱彝尊《经义考》与瞿宣颖《方志考稿》。凡属上海方志,不论存佚,亦不论刊行与否,概行收录,因具考订性质,故谓之通考。

从渊源关系上说,本书与《上海方志资料考录》(以下简称《考录》)

有一定的联系,因有必要对《考录》作些介绍。《考录》有两个版本,一是1963年7月的油印打字本,为16开一册,409页,约55万字;二是1987年12月上海书店出版的铅印本,一册,524页,约50万字。具体分述如次:

早在1962年,上海师范学院(即今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资料组拟编一套《上海文献资料丛书》,将《考录》列为第一种。当年6月发凡起例,收集资料进行编辑,至次年7月打印成书。收录时间,起自三国,迄于1961年6月底。内容分上下两编。上编收录上海市所属10县的方志,分总志、旧松江府志、各县县志、乡镇志和市县乡土志等5类,收书295种;下编收录有关上海方志的资料,分资料汇编、图影志等18类,收书846种。合计收录1141种。由徐恭时主持编辑,与编者为许惺庵、卢正言、李宗蕖、张慧琴等。时共印100册,分送各有关单位和学者征询意见。至1964年8月,先后收到反馈信息40余条,主题是表扬和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订意见。如《目录学概论》(1982年中华书局)认为:“……此书对于掌握上海地区内所有方志纂修源流和内容特点,颇有价值。”此后该书的出版事宜因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而搁浅。

1978年,上海师范大学重建。我从外语系调至图书馆工作。1980年起调至资料组,并据馆领导意见,师从徐恭时先生,主要工作是协助修订《考录》。先师对工作要求甚严,先是要我通读《考录》,继而要求将此书收录的条目一一查校,方式是先馆内、后馆外。于是我又成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的常客。1982年起,上海市郊各县始编新县志,新的资料不断发现。时徐先生年事已高,于是与各县县志办的联系和对新材料的补充又成为我修订《考录》的一门必修课。历四寒暑,至1984年底《考录》的修订工作告一段落,最终落实由上海书店出版。此书由徐力励任责编,于1987年12月正式出版。此为第二版《考录》之由来。

概括地说,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我在徐先生的指导下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修订和补充。所谓修订是指对全书逐条文字的一一修订,同时也删去一些重复的内容和非方志资料,计174条;说到补充,主要指补充1961年6月至1984年底期间的方志资料,计有282种。其中有我

从《永乐大典》中辑得的9种上海方志佚文。二是修订体例和联系落实出版。体例部分,首先确定全书分甲乙两编。甲编为方志部分,具体分上海市志、松江府志、各县县志、乡镇志、乡土志和总表资料6目,计收方志255种;乙编不称资料,改为“专志”,计分16目,收录图书994种。两编合计共1249种。其次是调整上海10县的排列序次。1963年版的排序并无依据,故改为以各县建置年代之先后为序,依次是松江、嘉定、崇明、上海、青浦、金山、宝山、奉贤、南汇、川沙。此外,还改写了《编辑说明》,补充书目和书影。相比之下,1987年本《考录》体例较为整饬,内容增多而篇幅反减,较好地体现了时代特征和上海地方特色。

是什么促使我在20年后重又编纂这部《上海方志通考》呢?一是大批新编上海方志的出现,以及近20年来发表了一批上海方志研究成果,需要及时加以总结;另一是作为我馆的优秀传统之一的上海史志目录研究,需要薪火相传并加以发扬光大。

关于前一点,我称之为“盛世修志”。在上海,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起,新方志的编纂渐入佳境,先后形成三次浪潮。先是“农村包围城市”,上海市郊十县大张旗鼓地开始编纂新县志,由此引领一批乡镇志的编修;接着是上海市区区志及部分高校、城镇志等修纂;最后是上海市属专业系统志书及《上海市志》(后改《上海通志》)的编纂。这样,后浪推前浪,蔚为大观。自1987年至2005年先后编纂、出版约200种新方志,其规模之巨、人员之众、成书之多,在上海史上实属空前。在此文化奇观的背面,是上海社会的深刻变化。而上海的深刻变化,又成为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就上海政区变化而言,浦东新区之设,南市并入黄浦区,上海县与闵行区合并,以及除崇明县以外郊县的撤县改区,皆由此变所致。再就上海学术而言,这批方志集群蕴藏着直接反映近现代上海这座国际都市的海量知识和重要信息。因此如何站在时代的高度,用科学的方法揭示与整合这些经济、文化资源,已成为当代上海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我想,一个的基本做法就是编制方志书目。

还有,近20年来史志学者对方志的研究,取得一批丰硕成果,也需要及时加以总结。如一般学者认为,上海的方志修纂始于南宋绍熙四年(1193)《云间志》。其实不然,因为早在《云间志》之前,北宋祥符年间

已修纂有《华亭图经》；并在祥符之前，还有景德四年（1007）修纂的《华亭图经》。此项研究的意义，绝非仅是找到了2种上海古方志，而更在于还上海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因此，上海方志的历史前移了186年。又如，人但知《云间志》以北大所藏明末抄本为最古，校勘则以清嘉庆十九年（1814）华亭沈氏刻本最精。其实，在《云间志》明末抄本之前有《永乐大典》辑本；清学者孙星衍的嘉庆校勘本还存在重大失误，除未能将宋人文集对校致误外，主要失误在于将《云间志》附录并阑入正文卷三。再如，《考录》在上世纪末堪称独步学界，但舛误尚多，在方志作者方面，如吴桓、王初桐、杨震福、姚椿、童善、陆元勋、秦立、汪永安等生卒皆阙，现均已发现。在方志修纂年代方面，《考录》对嘉庆《嘉定县志》、《塘湾乡志》、《朱泾续志》、《江东志》和《江东续志》等皆考订未确。如题《续朱里志》，称“清辑者阙名，乾隆十七年（1752）前辑成稿本，今未见”。其题《朱泾续志》则称“清曹观有辑”。经研究《金山艺文志稿》与清张慧诗，现认定两志实为一书，作者为曹观有，书名作《朱里续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如何将上述研究成果予以汇集，使之转化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基本做法也是编制解题目录。

综上所述，抓紧编制方志书目特别是编辑解题书目，实际已成为上海文化发展的一种迫切需求，而本书的编纂正是顺应了这一社会需求。

关于后一点，我只是想说：上海师大图书馆的优良学术传统应当薪火相传、继往开来。并录宋代张载《咏芭蕉》句以为座右铭。诗云：“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陈金林

二〇〇七年五月书于寓所